

砍不斷的頭

== 集二第事故戰抗雄英族民 ==



印編部治政區戰四第



蔣委員長的訓示：

你們要知道，戰爭的勝負，全在於精神，我不怕他，他必怕我，怕的人必定失敗！不怕的人一定勝利。雖然我們的槍炮不如倭寇，只要我們抱定犧牲到底，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，向前殺去，倭寇必敗無疑，因為倭寇只會投機取巧，不願真正犧牲。

砍不斷的頭

三年前，我認得一個叫做洪德的機關槍手。他是一個高大又粗笨的傢伙，天生就了一副憨直爽快脾氣，不大說話，平常時弟兄們在叫叫鬧鬧的時候，他總是一個人悄悄的躲在僻靜地方，沉靜地想着。有時有什麼人突然發現了他，問道：

「洪德！你爲什麼不說話？」

他就要慌張得像小學生遇到先生似的，面孔通通漲紅了，難爲情的傻笑着，站起來，輕輕的甩着手走了。

弟兄們雖然常常拿他這個傻脾氣，來開他的玩笑。但他却一點也不在乎。他只有提快着步，走到更遠的地方，自己一個人孤獨地躲起來。或者跑回自己寶貴的機關槍旁，細心的用布拭着，使它發亮，不染一點塵土，接着他就照着瞄準器瞄準，嘴巴噠噠的叫着，左右搖動，好像是真正在和敵人作戰一樣。他這樣繼續叫着，發射着，直到他幻想中的敵人，成排的被掃射着栽倒了，被消滅了，他才心滿意足停止着



3 1761 3931 3

MG
I246.8
70

掃射，而且得意地笑了。他的脾氣就是這樣。他愛他底武器像自己的生命一樣。從連長把那挺輕機關槍交給他的第一天起，他就未曾離開過它一天。他想：武器就是軍人的生命，每個人都應該愛惜它。

「八一三」事起，機關槍手洪德的隊伍，也和別的軍隊一樣，被調到上海去作戰。他幾日幾夜沒有休息，沒有飯吃，天下了雨，戰壕內的積水積到腰前。有人問他道：「辛苦嗎？」他拍拍胸膛：「算什麼！」於是又繼續搖着機關槍，無日無夜的搖着。

像這樣打着，從前綫調到後方來休息，補充。補充完了再開到前綫去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次。洪德還是從前的洪德，不大說話，人家一取笑，面孔就紅得像猴猴屁股一樣。

南京城的防衛戰開始了，洪德他們的那一連，担当着死守××一帶山地。敵人因為這是攻打中山門必爭的要地，拚命的攻打着，三四十門大砲，像在做魔術表演一樣，沒停歇的對山頭轟着。平均每五分鐘就有一砲。不要說是砲彈利害，就是那隆隆的聲音也叫人聽了頭痛。我們的大部份工事，

就在敵人這樣猛烈的砲火下被燬了，弟兄們也越來越少下去。洪德看一看週圍，只剩三四十受傷的人了，後面的援兵因為敵人砲火利害不能趕過來，受傷的弟兄們靜默的躺在地下，低聲的呻吟着；沒有受傷的，也給飢渴弄得精疲力倦了。敵人的步兵這時還在山下，他們儘有時間可以退出這猛烈砲火射程以外的。但是當他們想到了臨到火線來時，長官對他們講過的話：把敵人阻住，不要讓他們有前進一步的機會。個個咬緊了牙關，又把這破碎的陣地支持下去了。洪德把他發紅的眼睛從弟兄們身上離開，暗自說道：「吃苦算得什麼！」於是，又像一匹老鷹準備從天上飛下來抓小鷄那樣地動着眼睛，向山底下用力的釘着。山中給一片濃煙遮蓋着。因為敵人飛機大砲成日成夜的轟，許多樹木都變得光禿禿的。洪德不動地注視着山下的動靜，兩手緊把着機關槍準備隨時都可以射擊。這樣過了好一會，在那煙霧瀰漫中，他忽然看見許多黑點子，從山底下蠕蠕的爬着，直望山上衝上來。他仔細的望着，知道是敵人的步兵，正在猛烈的砲火掩護下望自己的陣地進攻，他一聲不响，咬緊了牙關等着，直等到敵人

的喊殺聲也能够清楚地聽到了，才對自己下着命令道：「丟那媽！算得什麼！打！打！打！」

機關槍開始吐着火舌了，在半山腰，他眼見着成羣的敵人像稻桿一樣，成排的被掃射着栽倒，滾下去，他得意地笑了，笑得那麼地响。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最快樂的笑聲，連弟兄們都爲他這笑聲吃驚不少。要不是看見他還是那麼地鎮定，搖着對敵人吐出血紅火舌的機關槍，他們當真要以爲他已經發了瘋了。



當敵人潰退後不久，山底下的排砲又隆隆地起了。由於過去的經驗，他相信敵人這時已經失了進攻能力。過度的興奮，使他突然感到十分疲乏，直到這時才想起自己已經有好幾天沒曾好好休息過了。於是，他悄悄的通知着他的助手朱

全道：「要是敵人再來進攻，就把我叫醒！」他兩手照樣的握緊機關槍，把頭伏下，馬上就睡着了。

他差不多忘記了目前一切困難和危險，十分舒服的睡着了。他相信不再等相當時候，敵人是不敢再來進攻的。要是再來進攻，儘有助手會通知他，於是他就以照樣的搖着機關槍，給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。他抱着這樣信心，安靜地睡着。忽然一陣非常錯亂的呼喊聲把他驚醒了。他吃驚地把頭抬了起來，望週圍一看，糟了。戰壕內一點聲息也沒有，工事差不多全燬了，弟兄們大半血肉模糊的癱倒在地底下。奇怪的是他的機關槍陣地却還是好好的，他的助手朱全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死了。他再回頭去看看前面，敵人已像大水一樣從四方八面的淹過來，但他一點也不覺得驚慌和忙亂，胸中很快的起了一個念頭：「把敵人趕下山去！」於是，他像平常時一樣，把機關槍瞄準着敵人，低聲對自己下命令道：

「丟那媽，算得什麼！打！打！打！」

成串的火舌，從機關槍口吐出去。山腰中的敵人被掃射着，成排地栽倒了，滾下山了。但是敵人也實在太多了，當

第一隊被掃射着消滅了，接着就有第二隊補上來。他發瘋似的，沒停歇地搖着機關槍，眼看一排一排衝上來的敵人被打倒了，跌下了，他就得意地狂笑起來，連聲叫：「丟那媽，算什麼！……」

忽然他的機關槍咽着不响了，他着急的檢查看，機件還是好好的。仔細一看，才知道子彈已經完了。敵人還繼續衝上來，而且越追越近了，他變得有點忙亂了，他本來可以自殺的，一死報國正是軍人的光榮。但是，他捨不得他那挺機關槍，當他死了後，敵人就會把它拿去，和別的戰利品放在一道，隨便丟棄着，讓它腐蝕了，生鏽了。你想想，這是一挺中國軍隊的機關槍啊！他心痛的撫摸着它，好像它馬上就要被搶走，永遠也見不到似的。突然他又回想：「我不能死，我也不能把它讓敵人搶去，我要把它帶着從這兒走開。」

當下他把那挺機關槍輕輕的一抱，回頭就望山後跑去，剛好是一片斜山坡，於是他兩手把它緊緊抱着，橫身一滾，讓自己一直望山下滾下去。他這樣在山中滾着，滾着，也不

知道滾了多少時間。當一塊大石頭把他擋住，再也滾不下去時，他張開眼睛一看，不禁樂得大叫起來，原來已到了山底下。他再伸手去摸一摸懷中的機關槍，還好，沒有失落。於是他撕下身上的符號，把它和機關槍一起，在草叢中藏好。

回頭一看，除了遠處傳來疏落的槍聲外，再也見不到一個人了。他心下十分高興，提起了腳步望前就沒命的跑。他想：「也許能在路上找到自己隊伍，找不到老百姓也好。」

他這樣走着，見前面有一個小村子，就一直奔

過去。剛要跑到時，猛不防從村子內閃出了一小隊敵兵。他們當即對他大喊一聲：「站住！」他禁不住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不好了，」回頭又跑。跑了不遠，正到一個僻靜去處，又閃出了另一小隊敵兵。他們看見他匆匆忙忙的奔來，呼哨一聲



就對他取着大包圍形勢，直撲將過去。這樣一來洪德心慌了。他正想回頭再走，却不料給地下一塊石頭絆着跌倒。有三個日本兵就乘機撲上他的身，把他緊緊的按住，另外幾個就拿著繩子把他兩手綁住。他們十分得意，連拖帶踢地把他帶進那個村子里一間像司令部的屋里去。

話說那日兵司令部，這時已經先有人在，三個留着小鬍子的日本軍官，正在逐個的審問着。被審問的有男人，也有女人，有當兵的弟兄，也有老百姓，大家都默默的低下頭，用憤恨的眼睛看着地下。日本軍官一個一個的審問着。審問過後就叫人把他們拖出去。最後，他們問到機關槍手洪德了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是那一個部隊的？官長叫什麼名號？」日本軍官用那難聽的話，一連串的叫着，一個中國人，把他的話譯成中國話。

洪德只抬起頭來，憤恨的把他們看了一眼，又慢慢的低下去。他決定主意一句話也不說。他想：「要殺就殺，有什麼好說的。」

「你爲什麼不說話，你是啞叭嗎？」那日本軍官生氣了，

「媽的中國豬！」接着他提起腳，朝洪德的肚子就是一足踢來。洪德忍着痛，咬緊了牙關，往後倒退了兩步，又站住了。心里暗笑道：「這算什麼！」

他和二十幾個鄉下人，一道被關在一間又臭又濕的房間里面，天氣既冷，肚子又餓，實在是難受。但他想到了不久也許要死了，這一點點兒苦又算什麼，反而覺得安心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們又給一小隊日本兵趕到村外一片曠地上站着隊。三個拿着大刀的日本兵，在他們面前像示威似的走着。不一會，有一位長官模樣的人來了，於是他們就被一個一個的叫出來跪着。那三個拿着大刀的日本兵，就走到他們背後，逐個地揮起刀來望他們頸子上砍去。那些鄉下人從來未曾見過這樣可怕的事，都嚇得哭了。洪德這時沒有想到別的，只想到：「把我一刀兩斷吧，不要使我痛苦。」因此當日本兵叫到他時，他就大踏步的走出來，大聲說道：

「中國軍人是不怕死的，要殺就殺，不過我請你只砍我的頭，不要亂砍。」說着，他在地下坐着，閉下眼等死。似不知日本兵故意要跟他搗亂，揮起刀來就亂砍一通，第一刀

正砍在他的左肩上，第二刀又在右肩上，第三四兩刀都在頸骨上，偏偏沒有把他的喉嚨砍斷。當第一第二刀砍下時，洪德渾身感到一陣劇痛，只在地下滾了兩下，就不動了。

這樣過了二天，大風雪吹滿了整個江南。戰綫已經轉到別的地方，日本兵也從那

村子開走。一天，將近黃昏時候，洪德突然在曠地上醒轉來了，他動一動手，不知綁已經給誰解開了，於是便伸出了手往身上一摸，雪把他蓋着了。他像在做夢一樣，覺得全身一點氣力都沒有，頸上痛



得十分可拍，偷偷伸出手去摸，才知道頭並沒有斷，他還活着，這一高興使他把一切痛苦都忘記了。他試着運動他底手，足和別的部份，還好，一切動作都很自然，只是頭有點不對。頸骨雖然沒有斷，但已經不能自動抬起來了。於是，他

用左手去扶着，右手支着地，爬了起來。

野地上，白濛濛的儘是一片雪花，到處都有尸骸，男人的，女人的，小孩子的都有。白的雪，蓋在尸骸上成了一座小小的雪山。他在地底上坐着，想起了從前的事，眼看着這種悲慘情形，不禁一陣心酸哭將起來。

他哭了好一會，想起了這兒已是敵人的後方，又兼自己傷得這樣利害，不能久留，於是便忍痛朝前走着。當他走到從前收藏槍械和符號的地方時，他站住了，他記起了他寶貴的機關槍來了。他想到：「我要不要把它帶走呢？生命雖然重要，武器更其重要，它是軍人的生命，軍人沒有武器就像失去了生命一樣」。最後他決定了，他要把它帶走。

他這樣一手扶着頭，一手提着那挺輕機關槍走。走得很慢。走了歇息，歇息了又走。沿途用雪水充飢渴，像這樣在僻靜的山地上走了兩天。路上靜得像死去的一樣，他沒有碰到一個人。走過了幾個村子，除了遍地死難同胞的尸骸外，再也找不到一點可吃的了。他苦于疲憊和失望，有幾次想自殺。頸子上的傷口，已經開始潰爛，滿滿地擠着膿，而且那

膿又不歇地沿着頸子流下。他很感到悽慘難受。但是當他想到那些鄉下人，那些無辜被害的老百姓，他的勇氣重新被鼓舞了起來。他對自己堅決的說：「不！我不能死！」

於是，他繼續走着。最後，到了他再也不能支持下去的時候，才在一個村子口碰到自己的弟兄們。他立刻被送到團部去。他看到了團長，爲了過分的快活，眼淚像泉水一樣的流下來。他把那挺寶貴的機關親手的給交還團長，他沒有氣力的但同時很興奮地說道：



「團長！我把它交還給你了！」說着，他底頭感到一陣昏眩，便什麼也不知道了。但是他並沒有死，半個月後，我又在樂昌傷兵醫院里碰見他了。這時他底創傷已快醫好，十分興奮的摸着頸上的傷痕，告訴我說：

「我就要再上前綫了，這回是替我這個頸子復仇的！」

第四戰區政治部主任的訓示：

現代戰爭已進到科學化的地步。血氣，體力，果敢當然很重要。但祇有勇氣還不够。必須要學會軍事技術，而且要學得熟練。每個戰士應當打得準射得準，並應各按照長官的命令，學會使用現有的各種兵器。長官應耐心的教，士兵應耐心的學。政工人員更應從中鼓勵並激發學習的精神，使政治工作能配合軍事技術的學習。祇有各方面合作纔能得到最良好的結果，纔能使我們的軍事技術繼續的進步！

82 ✓
87-66

中華民國廿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版

西

3KBC
AG
1246.8
70

印

品